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婚配状况

李宝芳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天津 300191)

【内容摘要】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婚配呈现出几个典型特征:盛行同类联姻,主要在本阶级内通婚,结婚较晚,初婚年龄较大;很多人终身不结婚,独身率高,出现“过剩女子”现象。这种婚配状况是这一阶级独特的婚姻观念和社会处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维多利亚时期 中产阶级 婚配 过剩女子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1)05-0115-03

婚配理论主要有同类匹配理论、资源交换理论、择偶梯度理论。所谓“同类匹配”,即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年龄、居住地、教育、种族、宗教、社会阶级以及价值观、角色认同等相似或类似的异性为配偶。资源交换中的“资源”包括社会资源和个人资源,比如以外貌等个人资源与家世背景等社会资源交换。择偶梯度理论认为,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相当或较低的女性,而女性往往更多地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和薪金收入与自己相当或高于自己,也就是婚姻配对的“男高女低”模式。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婚配同样符合这些婚配理论,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盛行同类婚,即同阶级内通婚

一个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属性,在这些社会属性中,具有类似性的合格者比较容易成为配偶选择的对象。我们将这种具有相似性的人的结婚称之为同类婚。^[1]维多利亚时期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婚姻都是同类婚,都是在同社会群体内缔结婚姻。这也是这一阶级注重财产和等级观念的结果。企业家家庭会将女儿嫁给高级公务员、专业人员和大学教师,从而将不同的中产阶级职业群体和不同出身背景的人结合起来。对于小乡绅的子女来说,合适的配偶可以在专业人员如银行家、出庭律师、初级律师、军队人员和较富裕的职员中找寻。19世纪末期,在伦敦学校委员会中的230对夫妇中,有59对夫妇都是校长,占25.65%。^[2]可见,有许多女教师嫁给了具有相似背景的男教师。下层中产阶级的配偶可以通过地方的亲属、朋友和宗教团体获得,家庭朋友网是遇见未来配偶的重要范围。中产阶级妇女像她们的上层阶级姐妹们一样,经常嫁给她们在家庭的社交圈子里遇到的男人。如汤姆森家族一般就是由朋友网提供的配偶。玛格丽特·加德纳嫁给了她表兄的朋友詹姆斯·汤姆森,她是在去拜访亲戚时遇见他的。大约30年后,他们的女儿安娜嫁给了她父亲以前的一个学生和朋友,他们的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也嫁给了她父亲的一个朋友。^[3]在体面的上层中产阶

级中,活动范围更广泛,婚姻市场也更广阔,通常年轻男女都在公众场合邂逅,这些公众场合包括派对、舞会、茶会、下午的拜访、野餐和音乐晚会。这些场合的参加者同样都属于同一阶级和社会地位。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是一个高度分层的社会,阶级关系的特征是社会隔离,尤其在休闲娱乐领域。这种隔离的阶级关系确保年轻的中产阶级住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圈子里,使他们不太可能遇到社会地位不合适的配偶,这也是相配性的保证。中产阶级选择同类联姻是基于对社会地位和财富重要性的考虑。他们的婚姻经常与包含财产的决定密切相关。不仅长子的婚姻如此,其余孩子的婚姻也如此。为了保持财富与地位,同类联姻是更让人满意的。在下层中产阶级中,门当户对的趋势还基于企图保持与劳动阶级家庭的社会距离的意愿。群体外结婚会威胁家庭的社会地位,所以存在强大的压力以确保这种状况不会发生。如马德琳·史密斯,一个成功富裕的格拉斯哥建筑师詹姆斯·史密斯的女儿,与一个贫穷的收容所职员埃米尔·朗热利耶相恋的经历就是如此。他们的地位不相配,所以马德琳的家人一致反对,使马德琳的决心快速崩溃了。^[4]她的例子说明,中产阶级婚姻的决定不仅仅是个人基于浪漫爱情之上的选择,还有很多现实的门当户对的考虑。当然现实中也存在少数跨阶级通婚的情况。中产阶级的中下层的男性的新娘仍有1/3到2/5是跨越阶级界限的,主要是技术工人的女儿,但是也不排除城市和乡村劳动者的女儿,尤其是家内女仆。最富裕和最成功的资本家也可以跨越自己的阶级,与贵族缔结婚姻。一般来说,跨阶级通婚中,中产阶级男性愿意和下层阶级女性通婚,而中产阶级女性则倾向于和上层阶级男性通婚,而不肯和下层阶级男性通婚,即婚姻配对中的“男高女低”模式,这正符合择偶梯度理论。

二、相比较下层阶级而言,结婚较晚,初婚年龄较大

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仍是传统的晚婚模式,维多利亚人结婚要比大多数人想象得要晚。一般来说,所有阶级的妇

* 作者简介:李宝芳(1980-),女,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

女在 23—26 岁之间结婚,男人在 25—30 岁之间结婚。^[5]对整个国家而言,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是 25 岁,男人是 27 或 28 岁。^[6]1851 年女性平均婚龄是 25.8 岁,1871 年下降到 25.2 岁,在世纪末期又上升到 26 岁。^[6]婚龄会有地区差异,也会因社会阶级或者职业不同而不同。工人阶级结婚的年龄要稍微小一些,而中产阶级男女经常三十多岁才结婚。1871 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男工人结婚的平均年龄为 24 岁,女工人大致为 22 岁,而在中上层社会中,男子通常推迟婚姻到 28 岁,女子则到 24 岁。^[7]1874 年,统计学家查尔斯·安塞尔从专业人员家庭的问卷表里得出,男人的平均初婚年龄是 30.51 岁。^[8]1886 年,英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中,工人是 24 岁,商人是 27 岁,专业人员则超过 31 岁。^[7]

初婚年龄存在阶级差异的原因可以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来解释。工人依靠体力谋生,达到经济水平的最高点较早,所以不必像中上层那样需要一定的年限来获得事业和社会地位。J.A.班克斯认为中产阶级的男子会推迟结婚一直到能够支付得起一所房子和仆人的花费,这是维多利亚中产阶级体面观的要求。这种体面观要求男人是唯一的养家糊口者,而达到能供养一个家庭的经济水平需要时间,除非未来的配偶有遗产或嫁妆。中产阶级认为婚姻是代价高昂的。托马斯·特赖恩认为当时的人意识到婚姻是“不确定的收益和确定的付出”^[9]。他们要花较长的时间获得一个安全的底线以供养他们更大的家庭。各阶级结婚时需达到的财产量由于各阶级的社会期望不同而有差异。中产阶级对结婚时的财产期望较高,所以结婚的年龄也较大。菲尼亚斯·芬恩在 22 岁时获得法律学位,然后被送去一个律师会所待了三年。他说:“我敢说有一天会结婚……但是可能得 40 岁或者 50 岁了。”^[10]中产阶级夫妇一般希望能够自给自足,能够建立自己的家庭。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在没有足够的资源之前就开始婚姻生活。一个男人应该能够让他的妻子和家人过得舒适才能结婚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习俗。马修·达文波特·希尔注意到,他的父母结婚时,收入只有一周一基尼,而他们这一代对此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了。^[10]男子作为求婚者被接受后的第一个任务是要解决“如何供养妻子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通常都要推迟结婚。所以在中产阶级中,漫长的订婚期很普遍。莫莉·休斯,是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妇女,在回忆录里回忆她在结婚之前经过了多么漫长的等待:“1896 年正忙于为女王的即将到来的继位 60 周年纪念做准备。阿瑟(她的未婚夫)和我也正在为我们的事情忙碌。女王继位 50 周年纪念(10 年前)是我们第一次相见的场合,我们认为在 60 周年纪念时结婚是一个好主意。”^[12]可见他们从相识到打算要结婚经历了长达 10 年的时间。

三、独身率高,出现“过剩女子”现象

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结婚晚,初婚年龄大,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人终身不结婚,独身率很高,尤其独身的女子更多,被称为“过剩女子”。“过剩女子”问题是在中产阶级中出现的一个独特现象,成为当时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 2/5 的女性,在苏格兰有几乎一半的女性在 25—29 岁之间仍然未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几乎 1/7 的

45—49 岁的女性仍然未婚,在苏格兰,这一年龄段未婚的女性比例为 1/5。^[6]甚至对许多女性来说,做“家中的女孩”是她们延续一生的命运。苏格兰,1861 年从未结婚的男性比例是 135‰,女性比例是 201‰;1891 年男性比例为 134‰,女性比例为 187‰。在对格拉斯哥的研究中,所有超过 26 岁而从未结婚的妇女的比例从 1851 年的 35.3%稳步上升到 1891 年的 50.9%,到 1891 年,超过 30 岁的妇女中有 44% 的没有结婚。^[3]中产阶级中的单身女子一直在增加。在 15 岁到 45 岁之间的单身女子数量从 1851 年的 2,765,000 人增加到 1871 年的 3,228,700 人,相对于单身男人,过剩女子的数量从 72,500 人增加到 125,200 人。^[13]可见,在中产阶级婚姻市场上,女子数量供过于求。1851 年不同阶级的婚姻状况表,可以看出:工人阶级、下层中产阶级、上层中产阶级女性的单身率分别为 16%、34%、34%。三个阶层中女性已婚率分别为 10%、5%、5%。无疑,人口和社会因素都在维多利亚中产阶级社会中的“过剩女子”问题上起了作用。人口学家指出,性别间尤其是婴儿期的死亡率的差异所致。他们从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中发现:与女婴相比,男婴存在比较高的死亡率。而且,伴随着英国对外贸易和殖民范围的扩展,人们纷纷移民美国或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其中男性移民远远超过女性移民。1830 年以来,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五百万向外移民,主要是男性,所以妇女相对于男人的比例逐渐上升,到 1891 年,在整个 2,900 万人口中妇女比男人多一百多万。据统计在 1861 年有 124,000 名男性移民海外,而女性只有 41,000 名。这无疑加重了原本就有的性别失调,在 185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 25—29 岁年龄段男女比率大约是 91:100,而在英格兰不平衡更严重,比率为 83:100。在爱丁堡和利斯,1851 年超过 20 岁的男人数量为 47,049,女人数量为 64,638;1861 年超过 20 岁的男人数量为 49,045,女人数量为 67,629。

按照中产阶级理想的家庭观,家庭中男子是一家之主,具有无上的权威,但同时也要承担养家的重任。女子被看作与孩子一样依赖他人而没有自主权,在婚姻中处于受供养的位置,其全部的职责就是做一个好妻子与好母亲。保证妻儿生活得悠闲与奢华,不仅是一个男人事业成功的标志,也是其地位的体现。伴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女孩对于其未来丈夫的物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使婚姻在这一时期变得越来越昂贵。对于一个事业刚刚起步的中产阶级青年男子而言,与一个相同阶级的女子结婚并维持一个与其地位相符合的体面家庭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男子采取不愿结婚的逃避方法,更多的人则推迟婚龄,直到他能够供养一个符合其地位的家庭,而且中产阶级的男人经常选择比他们小的姑娘为妻,这就使中产阶级婚姻市场中竞争丈夫的女子供大于求,导致女子出现过剩。中产阶级都趋向于与自己同一社会地位的人通婚,许多婚姻都是在有着相同职业和社会背景的家庭之间缔结。通过婚姻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对女人来说更大,所以中产阶级女子愿意与本阶级或上层阶级的男子通婚,而不愿意与下层阶级通婚,即择偶中的“男高女低”模式也是造成“过剩女子”的原因之一。但是也有一(下转第 122 页)

独立存在的,即使是处于天地境界的人,其所做的事,也是一般人所做的事。“人的境界,即在人的行动中”。所以我们应该充满对生活的信心,要热爱生活,要善于发现生活的美,要快乐的生活。冯友兰还指出,人所享受的一部分世界有大有小,境界高者,享受的一部分世界大,境界低者,享受的一部分世界小。享受是一种感觉,其能让人感到快乐。我们应该学会享受生活,要相信生活是美好的,我们一定会过的比现在更好,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为了获得人生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为了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精彩和充实,我们应该追求对宇宙人生的全面了解、果敢地去追求高层次的人生境界。

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角度看,冯友兰他把其思想体系的旨趣规定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清楚地表明他极为重视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并把这一重要理论问题视为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冯友兰明确指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人类精神,也就是指人的道德情操的自觉,即对理想人

格、理想境界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是可以启迪人们,既然生而为人,那么,我们就应该从现实出发去追求人类应有的理想态度,并从中获得对现实生活的坚强而美好的信念。这是儒家传统人生价值观的一贯导向,也是冯友兰人生境界论的价值和意义的根本所在。

哲学是痛苦的,又是快乐的!因为只有哲学才能使人生通达最高境界,正是在哲学的痛苦之中,人赋予了人生以意义,实现着自身的价值。要享受哲学的快乐,必先经受哲学的痛苦。事实上,冯友兰先生自己也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诠释着这个道理。

参考文献:

- [1]冯友兰.人生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2]金春峰.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
-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 [4]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上接第116页)些证据表明,妇女认为婚姻是一场赌博,她们意识到伴随婚姻而来的是在法律、社会和经济上受限制,失去独立地位,所以对婚姻持谨慎态度,甚至选择不结婚。女权运动以及“新女性”的出现都是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妇女放弃婚姻的征兆。

简言之,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婚配呈现出几个典型特征:盛行同类联姻,主要在本阶级内通婚,相比较下层阶级而言,结婚较晚,初婚年龄较大,甚至很多人终身不结婚,独身率高,出现“过剩女子”现象。这种婚配状况是这一阶级独特的婚姻观念和社会处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日]望月嵩.牛黎涛译.家庭关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20.
- [2]Jane Lewis. Labour and Love: Women's Experience of Home and Family, 1850-1940 [M].Oxford, UK; New York, NY, USA: B. Blackwell, 1987, 1986:182.
- [3]Eleanor Gordon & Nair Gwyneth. Public Lives: Women, Family, 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Britain [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77, 79-80, 172.
- [4]Joan Perkin.Women and Marriage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M].London: Routledge,1989: 30.
- [5]Sally Mitchell. Daily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 [M].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1996:142.
- [6]Penny Kane. Victorian Families in Fact and Fiction

[M].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Macmillan Press ,1995: 93, 95, 85.

[7]Steven Ruggles. Prolonged Connections: The Rise of the Extended Family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America[M].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1987: 209 ,94.

[8]John Tosh. A Man's Place: Masculinity and the Middle-class Home in Victorian England [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172.

[9]Peter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Business, 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 1660-1730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83.

[10] John Burnett. Destiny Obscure: Autobiographies of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Family from the 1820s to the 1920s [Z].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84:150.

[11]Leonore Davidoff &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1850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324, 233, 327.

[12]Simon Gunn & Rachel Bell. Middle Classes: Their Rise and Sprawl[M]. London:Cassell 2002:47.

[13]Martha Vicinus. A Widening Sphere: Changing Roles of Victorian Women [M].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93: .